

# THE ANGRY HILLS

# 愤怒的群山



贵州人民出版社

贵州人民出版社



# 愤怒的群山

〔美〕利昂·尤里斯 著

黄 峻 译

责任编辑 李 虹  
封面设计 石俊生  
技术设计 夏顺利

## 愤怒的群山

〔美〕利昂·尤里斯 著

黄 峻 译

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

（贵阳市延安中路5号）

浙江印刷发行技工学校印刷厂排版

贵州新华印刷厂印刷 贵州省新华书店发行

787×1092毫米 32开本 8.125印张 162千字 1插图

1984年5月第1版 1984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5,000

书号 10115·498 定价 0.80 元

## 译者序

本书作者利昂·尤里斯是美国当代作家和电影剧作家，1924年出生于美国巴尔的摩，高中毕业后参加了海军陆战队。1950年，当他的第一篇文章在杂志上发表后，便开始从事文学创作。他的第一部作品《战争的呼唤》出版后，受到了读者的热烈欢迎，很快成了美国的畅销书之一。《愤怒的群山》是作者的第二部作品。《纽约时报》，《纽瓦克日报》和《费城日报》纷纷发表评论，认为此书“扣人心弦”，“引人入胜”，是一部“不同凡响”的作品。他的第三部作品《出埃及记》使他的声誉大振，此书成了数以百万计读者竞相阅读的名作。之后，他还发表了《重出埃及记》、《黄玉》等好几部作品，均受到了美国评论界的好评。

《愤怒的群山》是一部以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的希腊为背景的长篇小说。1941年4月，希特勒为挽救墨索里尼在希腊的失败，向希腊发动了猛烈进攻，前来援助希腊的英国远征军被迫从伯罗奔尼撒半岛仓皇撤退。小说的主人公迈克

DK95/03

尔·莫里森，是一个美国作家，他为了继承遗产，来到了这个战火纷飞的国家。这时，英国情报局需要把一份重要的军事情报带出希腊，迈克尔不由自主地卷进了这场斗争中，成了德国纳粹追捕的对象。作者描绘了主人公在这群山之国九死一生，历尽磨难的遭遇，揭露了德国法西斯的残暴罪行，热情地讴歌了希腊人民不屈不挠、誓死抗敌的爱国主义精神。

小说结构严谨，情节曲折，跌宕起伏，勾连密切，人物个性鲜明，形象栩栩如生。作家善于细腻地揣摩主人公的心理活动，点染环境气氛，抒发人物起伏和变化的内心感受，并运用景物和细节的描写，刻画人物，创造意境，烘托主题，手法娴熟，不落窠臼。

作者在这部小说中还从不同的角度，再现了一些战争的场面，把一些真实的历史事实同故事情节揉和在一起，让主人公在客观的环境中活动，使人觉得有强烈的真实感，整个作品闪耀出现实主义的生活画面，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作者还把电影剧本的某些创作手法，运用到小说中去，增强了艺术魅力，颇有新颖独到之处。

黄 峻

一九八二年十二月

## \* 第一章 \*



仅仅是在五天前，基弗西厄旅馆几乎还无人问津，可是现在已被英帝国的军队塞得水泄不通。旅馆的前厅，一大群身穿军服的人，操着国际纵队里的各种语言，经久不息地发出低沉的嗡嗡声。军服虽然都是同一种黄褐色的毛料织品，但是军服上的肩章却可以分辨出是澳大利亚、英国、新西兰、阿拉伯、塞浦路斯和巴勒斯坦的部队。前厅右边的酒吧间里，碰杯声间或夹杂着现金出纳机抽屉的滑动声。

在临窗的角落，一个身穿便服的人神情颓然地倒坐在一张厚实的软椅上，他对周围纷乱的喧闹声全然不以为意。他双脚搭在窗台上，帽子耷拉盖住了眼睛，一个没有点燃的烟斗，斗口朝下叼在嘴中。他穿着一套昂贵的可是未经熨烫的花呢西服，不过看上去剪裁得十分得体，时髦的尼龙领带在领口松散着。他似睡非睡，朦朦胧胧，正在沉思。

如果你涉足文坛，或者你是一个二三流小说的热心读者，你就会一眼认出他。迈克尔·莫里森，美国人，在各家出版商的作者名单上被列为“年轻的”作者之一。他拥有一批为数不多的忠实读者，而且随着每部新作的问世，读者还微微有所递增。他出版的四本书的进项，加上定期向杂志撰稿，使他的收入一直上升。他通过写作，使自己进入了年收入稳定在一万五千元左右这个舒适的阶层。说实在的，这情况也并非一直如此。莫里森的发迹，正是那种典型的作家的经历，多年来为争得一席之地而努力，痛苦的挫折、失意而搁笔，以及对这种被认为是令人陶醉的职业的畏惧。

酒吧间里的歌手们的合唱声，使得莫里森微微动弹了一下。他打了个呵欠，把帽子往后一推，看了看手表，离约会还有一段时间。他把脚从窗台上缩了回来，站起身来舒展一下，例行公事似地把烟斗点燃——对云集在那儿的士兵依然熟视无睹。尽管他已三十五岁了，可是仍显出早年投身过体育生涯的痕迹，六英尺高的身躯，轻松自如地承受着两百磅的体重。虽然他的脸上始终保留着不少孩子气，然而分明蚀刻出含辛茹苦、愤世嫉俗的神气。总之，迈克尔·莫里森完全就象公众想象的那种作家的模样。

他慢慢穿出人群，来到人行道上，在路边站了一会儿，寻找一辆出租汽车。随后，他决定走到出租汽车出没比较频繁的几条街区去。他为自己最后不得不下榻于郊区的一家旅馆而恼火。城里商业区的所有旅馆，全部塞满了蜂拥而来的英军。

他两眼交织着忧郁的神情向前走着。这次希腊之行，使那些痛苦的回忆死灰复燃了。他和他的妻子为这次旅行计划过多少次啊！他们好几年来一直谈论这件事，这是他们以前从未度过的一次蜜月旅行。爱莉的姑父，一位希腊进口商，给她留下了大约九千美元的遗产。然而每年总会冒出一些意想不到的事，阻止他们进行这次旅行。他们在那几年最担心的是，这笔钱将被用来养家糊口，而不能遂人心愿地花费在旅行上。

最后，当莫里森的写作已有了可观的收入时，这次旅行才开始真正筹划起来。谁知，在雾气腾腾的金门大桥上，汽车失事，爱莉横遭不测，顿时丧生。

莫里森用了一年多的时间才逐渐恢复过来。开始的几个月，莫里森自觉有罪，意志消沉，孤苦凄凉，由于怕做噩梦而不敢入眠。以后又是一段时期的自我怜悯和借酒浇愁。在双亲和好友们的帮助下，特别是出于对年幼子女的挚爱，他终于慢慢地清醒了。

他宁愿把这笔钱在希腊再多放几年。他厌恶没有爱莉的陪同而独自来到希腊的想法。可是眼下是一九四一年的四月，罪恶的闸门已经打开。德军已开始进入希腊的北方。由于欧洲的局势日益变幻莫测，银行和代理人建议他尽快地领取这笔遗产。莫里森就这样匆匆来到了雅典。他急不可待地想返回旧金山。没有新娘的陪同，这也根本不是什么蜜月旅行。

“佩特拉基大街十七号，”他对司机说。他们风驰电掣

地向雅典驶去。在雅典，几乎人人都有亲戚在美国，这个司机也不例外。司机的兄弟是在克里夫兰<sup>①</sup>。莫里森使他确信他从未去过那儿，如果今后去的话他一定会去看望他的兄弟，接着，话题便转到了当前更为紧迫的问题上了。

这些天，一切要看新近抵达的英国远征军是否有能力在北部省份阻止德军挺进了。就在去年冬天，小规模希腊部队把意大利的侵略军赶出了国土，这个出租司机断定，希腊人能够打败意大利人，英国人肯定就能阻止德国人。他还说，他坚信美国不久就会参战。

莫里森对此倒不敢认定。首先，美国远隔一道大洋，此外，在一九四一年的春季，大多数的美国人认为也没有什么理由要卷入这场战争。迈克尔·莫里森对希特勒当然并不赞同。这不过是欧洲人几个世纪以来一直在干的事，压根儿就不是美国的事。他对英国人能够阻止德国人的挺进也表示怀疑。德国人在战争中拥有一种名叫“闪电战”的版权，有能耐摧毁一切抵抗。他的周围似乎也荡漾着一种神经质的讥笑声，仿佛意味着英国人难免会深陷困境。

在穿过基弗西亚大街和亚里山德里亚大街附近的人口稠密区时，司机的注意力才从政治和战争中转到开车上。车挤人拥的交通状况，比想到北方的德国军队更使他气愤。

商店里顾客盈门，就象任何国际都市一样。人们神采奕奕，步履轻快地熙来攘往。在这一派貌似升平的景象中，使人感觉到一种紧张、忧虑和恐惧。穿着英军制服的人举目皆

---

<sup>①</sup>美国俄亥俄州北部一城市。

是，年轻的希腊男子却踪影不见，他们全都开赴北方或在阿尔巴尼亚的战场。迈克<sup>①</sup>很清楚，那些令人销魂的希腊女人，正以最佳的传统来欢迎他们的英国“救星”。再也没什么能比“英国佬”前来与“德国佬”奋战，并把他们逐出国土再好的事了。

他们驱车向城南行驶时，听见了远处一阵阵凄厉的空袭警报声。斯图卡飞机<sup>②</sup>将要轰炸皮拉尤斯码头，英国远征军正在那儿卸军械。雅典城外的英军驻地也将遭到狂轰滥炸。莫里森预料德国人可能从雅典的内部获悉了情报，如果英国人当真要显示一下自己的力量，最好空中也能有些飞机较量一下。

出租汽车在佩特拉基大街十七号，一座特大的黄色石块砌成的房屋前停了下来。莫里森付了车费，为途中那些耐人寻味的讨论向司机表示了谢意。他穿过了大街。

扣击黄铜门环的砰砰声，传进了福蒂斯·斯特吉的古老的宅第。随即，一位同这宅第相称的年尊管家塔索斯，把他领进了他的代理人的家中。塔索斯轻轻地叩了叩房门，接着便把他引进了斯特吉的办公室。

老人从四周环绕的办公桌上抬起头来，他满脸泛起了皱纹，微笑致意。他是个有趣而又可爱的老人，乱蓬蓬的一堆白发直竖在脑袋上，一块大方巾裹住了双肩，鼻尖上微微搭着一副方形眼镜。

---

①迈克的爱称。

②二次大战中，德国的一种小型俯冲轰炸机。

“啊哈，我的美国作家朋友，象往常一样准时。”他向迈克问了好，随手指着一张椅子，“塔索斯，请来点咖啡。”他高门大嗓地吩咐说。他翻着桌上堆积如山的文件，找到了诉讼摘要。当他打开卷宗，抽出证券时，迈克又一次发现自己，正盯着这位代理人皱巴巴的小手指上那枚珍贵的黑珠宝戒指。“好了，”老人最后说，“看来一切很快就可以办妥。”

“还要多长时间？”

“你们美国人总是那么匆匆忙忙的，人们也许认为你不喜欢我们这个国家。”

“眼下简直不是轻松愉快进行访问的时候，我答应五月一号回去。”

“呵，是的，你要到好莱坞去写一个电影剧本，很重要吗？”

“除了钱也没什么了。”

“钱，麻烦的就是钱啦。这些天，人们都迫不及待地要把钱弄到国外去。可不能说我在责怪他们。银行答应马上派人到这儿来，办理财产转让的最后一些签字手续。你打算什么时候离开？”

“我已订了明天早上飞往伦敦的班机。”

塔索斯静悄悄地走了进来。

“咖啡，好极了。塔索斯，请把咖啡端到日光浴室去，我们要在那儿喝。”

两个人啜饮着咖啡，互相递着烟草。莫里森为自己的这

种混合烟丝感到骄傲——旧金山米森区格伦德尔烟草商店的一种特制烟丝。不过，对于老斯特吉来说这种烟丝的味道太淡了。斯特吉的那种混合烟丝，莫里森吸了一半便很有礼貌地把烟丝从烟斗里抖落出来。

在他们消磨这段时光时，斯特吉先生简单地向他介绍了他家中所拥有的拜占庭式的艺术珍品。正如莫里森所猜测的，那枚黑宝石戒指是他的传家宝，斯特吉已带了四十年之久。

“你夫人的逝世肯定使你遭受了很大的打击。她的姑父的确喜欢她。他也经常谈起他对美国的几次访问。”

“是的，是的，很大的打击。”

“我很理解，孩子们现在多大啦？”

这位骄傲的父亲嘴角上泛起了一丝微笑。他随即掏出皮夹，拿出照片递到老人的眼前。

斯特吉扶正了眼镜，点着头。“他们真可爱。我很了解你想返回旧金山的急切心情。我深信，他们会得到很好的照顾。”

“是的，是由我的双亲照顾。我们一起在拉克斯波生活，那儿离旧金山的金门大桥不远。他们是在爱莉死后搬来同我们一道居住的。”

老人把烟斗里的灰倒在烟灰缸里，若有所思地沉吟了一会儿，接着说：“莫里森先生，我想知道是否我私人可以请你帮个忙。”

“如果我能帮忙的话。”

“我有一份文件，对于我的一个委托人来说是至关重要的。由于目前的局势十分糟糕，用邮寄，我有点犹豫。我想知道你是否能在伦敦替我亲自转交一下？”

“当然可以，我乐于从命。”

老人把手伸进了热乎乎的内衣口袋里，拿出一个白色的小信封。莫里森思忖着，这实在不象文件。斯特吉把信封拿了一会儿，接着交给了迈克。信封上写着一个名叫托马斯·怀特利爵士的伦敦的地址。

“正常的情况下，”老人抱歉地说，“我是不会提出这个请求的，可是这对我的委托人却有很大的关系，而且现在局势动荡不安……”

迈克咧嘴一笑，“也许并不是什么秘袭之事吧？”

“呵，你们这些作家都具有怀疑的天性。不，不是那么回事，只不过是有点儿离经叛道而已，如果你能明白我的意思的话。倘若你能特别小心，我将感激不尽。这文件确实是非常重要的。”

莫里森正准备问一两个问题，但又决定不开口了。他把信封放进胸袋里。“我将以命相保。”

“请务必如此，”斯特吉说，两人都笑了起来。

塔索斯蹑手蹑脚地走进日光浴室，把一架电话放在主人的身旁。斯特吉没说几句话，便叹了口气放下了听筒。“实在对不起，莫里森先生，银行里忙得简直不亦乐乎，还得需要几个小时才能搞好财产转让证书。”

“我希望别出现什么麻烦的事，我明天一早就得乘飞机

启程。”

“你放心，我一定把这事办好。银行昼夜都在上班，近来人人都想把钱带出希腊。你能否再来一趟？大约在八点钟吧。”

“当然可以。”

“给你带来不便，我深表歉意。”

斯特吉领着莫里森走过了摆满雕像的长廊，他们互相道别。大门立即关了起来，斯特吉猛转身，穿过长廊很快走进了办公室。一个身穿英国式雨衣，长着一脸海豹似胡须的矮胖子，正坐在他办公桌的后面。斯特吉向他点点头，从烟草盒里拿了些烟丝重新把烟斗装满。

“你把信给他了吗？”那人问道。

斯特吉神情不安地在办公桌前踱着步，“是的，给他了，威尔肯少校。”

“很好。”

“我不喜欢这样的。”斯特吉说。

英国情报局的豪·威尔肯少校站起身来，反剪着双手向窗户那儿走去。“我敢打赌，我和舒特一到希腊就受到监视。如果我没推测错的话，康拉德·海尔塞这时正藏在雅典某个地方指挥行动呢。斯特吉先生，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么我们的生命连草芥都不如。”

“那你为什么不把这份名单交给你们军方转交呢？”

“我遗憾地告诉你，司令部的形势混乱不堪，我甚至不敢担保，军方能够把希腊国王带出国。”

“换句话说，威尔肯少校，我们是在自作自受罗？”

“的确如此。德国人象魔鬼一样在前敌藏污纳垢。”

斯特吉哼了一声，拳头轻轻地往桌上一敲。豪·威尔肯走到他的身旁。“嗨，得啦，”他劝慰地说，“我们并不能完全肯定我们已被监视了。不过，要特别小心才是。现在舒特正在外边安排一架飞机，让我们今夜飞离希腊。倘若一切顺利的话，明天我们就可以安然抵达伦敦了。”

“如果不顺利呢？”

“那么，我们的美国朋友莫里森将为我们把这份名单传递出去。听着，这不过是一项预防措施。值得庆幸的是，他无可怀疑。”

“少校，我可不愿意让这份名单冒险。德国人一旦有怀疑，他就毫无办法，如果这份名单落入他们的手中，后果你是非常清楚的。”

“天哪，我亲爱的朋友斯特吉，”少校长叹了一口气，“我的职业需要的就是冒险啊。”



两笔宿仇未报，两处伤口未愈。康拉德·海尔塞倚在一张破旧的安乐椅上，双目紧闭。他嘴里咕咕哧哧地跟着电唱机里沙沙作响的巴哈<sup>①</sup>的流亡曲快速哼着，手指以一种习惯

<sup>①</sup>德国风琴家及作曲家（1685～1750）。

性的动作向下刷着铅笔似的胡须。

豪·威尔肯和他的苏格兰伙伴舒特曾经两次捉弄了他。自从他第一次与他们在挪威邂逅相遇，八个月过去了。德国人占领了挪威以后，这两个英国特工人员通过潜水艇来去，布下了一个地下联络网。他多次使他们陷入绝境。可是他们也多次使他昏头转向而绝路逢生。不料总是在那倒霉的最后一分钟，命运怪诞地阻止了康拉德·海尔塞，使他不能阻拦他们的出走。

第二次与他们不期而遇是去年夏天——在巴黎。豪·威尔肯和舒特把他引进了一条死胡同后而远走高飞。

一想到从巴黎到这个污秽之地，这个德国人不由低声地诅咒着。这一次不可同日而语了，他们也休想逃之夭夭。

实在是太侥幸了，希腊政府官员齐沃斯得知了斯特吉名单的风声，并与德国人取得了联系。

海尔塞在德军入侵之前，便潜进了希腊。在齐沃斯的帮助下，搜罗了一批内奸同他一块工作。叛徒、机会主义者和一些贪生怕死之徒全都急不可待地投入了德国人的怀抱。海尔塞和他的朋友们干得很出色。英国人困惑不解，不知什么人可以信赖，什么人又不可以信赖。海尔塞和他的朋友们推波助澜，把局势搞得混乱不堪。

唱片播完后，海尔塞站了起来。他关掉电唱机，点燃了烟盒里最后一支香烟，走到梳妆台的镜子前，孤芳自赏地注视着，用发刷梳理着已用发蜡压下去的那层厚厚的黑发。

他觉得有些惊异，自己由于春风得意而显得容光焕发。

他不遗余力地采用了一切手段，对英军的每一个行动和每项部署都了如指掌。他在狭窄的阁楼上，向他们布下了天罗地网。他那两位老朋友——豪·威尔肯和舒特，为了这份斯特吉名单而粉墨登场，免去了他很多麻烦，使得一切变得如此简单。他感到有一种意想不到的喜悦。

海尔塞把唱片翻了过来，看了看表，走到阁楼的窗户那儿，他掀开那绒毛脱尽的窗帘，往下看看那条肮脏不堪、由鹅卵石铺垫而成的小巷。希腊几乎是一个不值得占领的国家；希腊民族也是生活在两千年光荣历史上的一个肮脏而又古老的民族。他又一次想到自己被迫离开巴黎，而怒火中烧。如果那些吃细条实心面的意大利人没被赶出希腊，没有阿尔巴尼亚中途受挫的话，他今天仍然会呆在巴黎。

不过即使在希腊，他也能如愿以偿。一旦德军占领了雅典，他就会黄袍加身。卡纳瑞斯<sup>①</sup>，是的，甚至里宾特洛甫<sup>②</sup>本人都将知道他的丰功伟绩。斯特吉名单将会使他青云直上，也许整个希腊的秘密组织也都会得到嘉奖。不用说，接踵而来的还会有希腊的女人。想到女人他心如火燎，激动得全身都颤抖起来。

在下面的小巷里，海尔塞窥见了齐沃斯这头希腊猪罗肥胖的身影。他正踏着覆盖着沥青的鹅卵石小径，匆匆越过几个衣衫褴褛的顽童，走进了这座房屋。

---

<sup>①</sup>卡纳瑞斯（1888～1945），1935～1944年间为德国军事情报局负责人。

<sup>②</sup>里宾特洛甫（1893～1946），德国纳粹外交部长，1946年10月16日被绞死在纽伦堡监狱。